

費 甲



蘇共中央於六月十一、十二兩天在莫斯科召開「加速科學技術進步問題」的會議，蘇共中央領導、各加盟共和國和省市邊區黨部書記、政府部會首長、科學研究機構領導和專家學者、生產企業與國營農場、集體農莊負責人以及其他相關人員出席該次大會。  
臨於此次會議參與人數衆多和層面相當廣泛，會期又祇有兩天；顯然會議的目的係作政策傳達，而非純科技問題的討論，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M. S. Gorbachev）在大會所作題為「黨經濟政策的根本問題」的演講揭示蘇共中央將來準備進行的政策和要求目標。

戈某的演講首先提到蘇共中央認爲加速社會經濟發展並非純係國民經濟成長率幅度的提高，而係新的素質的發展。快速發展重要部門的建設，改造成生產結構，使之轉到集約生產方式，並改進管理制度的效率和更充分的解決社會問題。在七〇年代開始發現經濟發展有著明顯的困難，主要原因係未能堅持結構性政策、管理型式和方法、經營活動心理的改變。而目前社會迫切的任務係改善糧食供應、提高民生用品生產和服務、進行廣泛的住宅建設、改善保健、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

其次，戈某表明蘇聯需要分配必要的資源用於國防，努力制止軍備競賽，而且不能容許帝國主義的軍事優勢凌駕於蘇聯之上。

第三，戈某表明目前需要改變投資和結構性政策，重點在從建設新企業轉爲既存企業的技術改裝，從提高資源採掘量轉爲盡力節約資源，從傳統量應提高一倍至一倍半；工業部會所屬數百個科研機構、設計工藝實驗單位有不少脫離了生產，應以國民經濟生產爲主目標。最好效率的組織，其經濟型式是科學、技術和生產的一體化，例如由蘇聯科學院電焊研究所根據其經驗和其他科學機構組成的綜合的、部門之間的科學技術中心。

按照戈巴喬夫的演講分析（雖然蘇聯報刊未作全文登載），可發現演講本身有下述特點：(1)戈某的語氣十分嚴厲，點名批判數位部長的措施失當；演講摘要一反常例，未附記聽衆的「鼓掌」或「激烈鼓掌」，顯示在戈某冗長的講話中帶著緊張嚴肅的氣氛；而且戈某批判各個經濟部門的弊病、缺點用詞必定毫不客氣，報刊所載固然有之，會議現場所言可能更爲深刻激烈。(2)蘇共未來政策將強調企業的技術改裝，不再着重新企業建設，改變投資政策；基本建設投資將以三分之一至半數金額投入企業生產技術更新汰舊。(3)科技研究機構須和生產企業相結合，加強新科技的導入應用。(4)強

調消費品的供應，生產須滿足人民需要；工業產品應當在品質上具有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5)經濟資源必須分配於國防需要，換言之，軍事方面的需求必須獲得充分的滿足。(6)鑽物、燃料等資源的取得日益易貴和困難，必須盡量節約及作第二次的再生運用、杜絕任何形式的浪費。(7)根據戈某的論顯示將逐步強化行政、企業管理，加速人事更替和清算，不稱職或年老的官僚、幹部恐將紛紛去職退休。

## 禁酒運動與酗酒問題

自六月一日開始，蘇聯展開全面的禁酒、限酒運動；而且早在五月十七日，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即分別頒佈有關法令和措施，圖謀解決酗酒所引起的嚴重社會問題。蘇共中央明言「對於國內近幾年來酗酒和酒精中毒問題的惡化情形不能不致以深切憂慮」，要求中央和地方機關採取有效措施制止酗酒、酒精中毒和釀造私酒，禁止賣酒給十一歲以下的青年，規定自一九八六年起每年減少伏特加酒和甜伏加酒的生產量，到一九八八年全面停止發售水果、果漿製成的酒類，委託各級行政立法機構採取相關禁限措施。

政府規定祇准在特種商店和食品店專櫃販賣伏特加酒；禁止鄰近生產企業、建築工地、學校、幼稚園、醫院、療養院、休養所、車站、碼頭、機場、娛樂遊藝場、公共遊戲所等地區的商店販賣酒品。准許賣酒的商店祇有在每日（工作日）下午二時以後才可出售伏特加酒。蘇聯最高蘇維埃立法規定，凡是在街道、體育場、公園、一切交通運輸站港和其他公共場所喝酒者，或者在公共場所表現醉酒形態有辱人性尊嚴和公共道德者，得給予警告或課處二〇至三〇盧布罰鍰。一年內同類行為再犯者罰鍰三〇至五〇盧布；第三次再犯者罰鍰五〇至一百盧布，或判強制勞動一至二個月，扣減工資二〇%，或判處監禁十五日。在工作地點（企業機構組織內）喝酒或醉酒者課處罰鍰三〇至五〇盧布，單位主管在工作場所和工人一同喝酒、或未採取措施停止醉酒者的工作、隱瞞工人喝酒或醉酒者的工作實情，被判處五〇至一百盧布罰鍰。非為販售而私製或儲存私酒者，僅負製造部份的刑事責任，獲收私酒者課處罰鍰三〇至一百盧布。商店人員違規販賣酒品課處五〇至一百盧布罰鍰。未成年人酗酒者，其父母判處罰鍰五〇至一百盧布。爲牟利而收購和轉售小量酒品者，課處五〇至一百盧布罰鍰並沒收投機物，刑責部份由人民法院依照各加盟共和國法律審理之。

爲了杜絕醉酒和酒精中毒，除立法限制外，並在宣傳、醫療、教育等方面進行防患和補救。根據西方報導，蘇聯二億七千萬人口之中約一千七百萬人是酒精中毒患者，而且有二千三百萬人經常處於醉鄉。每年約有四萬人死於酒精中毒；再者，未成年人和婦女酗酒現象也日增不已。雖然蘇聯因地處偏北，天氣較嚴寒，喝酒勢所難免，但惡化到酗酒和破壞社會秩序、勞動紀律，甚至造成違法亂紀、家庭破裂、死亡的境界，已非單純的社會問題。例如，莫斯科地區的離婚率高達百分之五十，其中一半是因丈夫酗酒所致；有的工廠在週一上班時，出現約半數工人迷醉渾噩的現象，其生產作業之糟可想而知。蘇聯當局爲禁酒所作努力有否成效，仍是未定之數。

## 蘇聯與中共關係近況

蘇聯與中共之間的關係近月來似乎保持穩定發展的情勢。儘管中共偶而會對西方人士表明雙方關係正常化有賴於蘇方消除三大障礙，然而「三大障礙」幾已成爲中共領導的口頭禪，說的是同一回事，做的又是另碼子事。事實證明，雙方的交往愈來愈頻繁，氣氛亦更加友善，三大障礙並未妨礙中共與蘇聯實質關係的進展。

六月四日蘇聯「真理報」和「消息報」同時刊載中共「總理」趙紫陽訪問西歐的消息，嗣後陸續出現的相關報導均極客氣和客觀，未作任何批評。六月十八、十九日兩報分別登載中共早期人物瞿秋白的紀念文，此與中共方面爲瞿作翻案文章相得益彰。六月間，中共「中國人民對外友協和中蘇友協專業旅遊團」遨遊蘇聯各地，中共也首次派員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五屆國際芭蕾舞演員比賽。雙方「外交部領事代表團」在北平商談改善和發

展領事關係；八五年度的文化合作協定亦經簽訂，交流範圍相當廣泛。

更重要的是蘇聯在六月廿五日宣佈中共「副總理」姚依林將於七月上半月訪問莫斯科，並簽訂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〇年為期五年的貿易協定。這將是雙方關係陷入低潮二十多年來第一個長期貿易協定，而且中共希望到九〇年雙邊貿易額達到六〇億美元，不過蘇聯祇希望達到三〇億美元。在經濟、貿易和技術方面，顯然中共比較需要對方的供應和合作。

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於六月廿六日的一項演說中提到雙方關係，表示「時間會向雙方表明」，他們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會由互相疏遠、尤其不會由不友好和懷疑得到好處，而睦鄰合作則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願望的。我們這方面打算積極促進雙方關係中會引起的不少人為的隔閡、消極不良的時期，完全成為往事，我相信事情總會是如此的。」戈某的談話無疑是對趙紫陽六月十九日在海牙的談話作間接的答覆，因為趙某提到中共希望建立穩定的關係，期望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行動。

無疑地，蘇聯與中共在文化、經貿方面的關係將穩定發展，並且逐漸擴大其規模範疇；但政治關係的進展仍然不會太快，雙方尤其是中共仍需考慮此舉將招致西方世界的疑惑和阻擾，影響中共向西方吸收科技、資金和援助等利益。

## 蘇捷長期經濟合作計劃

簽署「至二〇〇〇年蘇捷經濟暨科學技術合作長期協定」。這是蘇聯與其他經互會國家成員個別簽訂的一項協定，根據雙方之間的需求而安排未來合作的方向與目標、項目。

協定前言說明雙方基於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進一步鞏固友誼和加深同志般的互助，實現一九七〇年捷蘇兩國友好互助合作條約的條文，執行該互會大會的決議，為使兩國經濟加速轉向集約發展之路等理由而訂立此項協定。雙方合作的項目包括：(1)自動化資料的生產製造，以蘇捷科技聯合公司產製機器人為主。(2)建立新一代的電腦，以提高自動化生產程序的水平。(3)統一電子與微處理技術製品的規格，並提高電子工業生活用品的品質和開發新產品。(4)製造高度自動化的金屬加工車床和鍛壓設備。(5)製造核能發電用設備。(6)在電機工業方面發展新一代高效率的電動機、變壓器、焊接和熱加工設備。(7)共同研製新型汽車，農業用機器設備。(8)共同研製節約燃料能源和原料的機器設備，提高物料利用效率。(9)蘇聯繼續供應捷克基本的燃料和原料，而捷克則參與蘇聯境內與之相應的建設安裝工作，供應現代化機器設備、物資和消費品等等。

根據協定，雙方合作的範圍涉及外貿、運輸、科技研究和農業、工業（鋼鐵、有色金屬、能源、造紙、民生用品、電機、機器製造、電子技術等）的生產和基本建設、技術改裝。合作期限分五年期（至九〇年）和十五年期（至本世紀末）兩種，由兩國政府合組的蘇捷經濟暨科技合作委員會負責執行組織工作。

經互會的原則是使蘇聯和東歐成員國之間在經濟方面形成一體化和國際勞動分工，加深東歐各國對蘇聯的依賴程度。雖然捷克本身具有優良的重工業與精密工業技術，但因缺乏能源和外貿市場等不利條件，尤其是政治環境的限制，不能不接受蘇聯的合作「誠意」和要求。

敘利亞總統訪問蘇聯 作性質訪問，同日與蘇共總書記兼總統阿塞德於六月十九日應邀前往莫斯科作工作性質訪問，同日與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舉行會議。蘇方參加人員包括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外長葛羅米柯、國防部長索柯洛夫；敘方參加人員包括副總統哈達、副總書記卡達、國防部長特拉夫、主管經濟事務的副總理雅辛和外長沙喇。

在會談過程中，雙方對兩國多邊關係的順利發展表示滿意。阿塞德高度評價蘇聯援助敘國經濟發展和協助鞏固其國防，確認將對這些關係作更多的努力。雙方就中東局勢、蘇敘關係和國際情勢交換意見；雙方堅信中東的持久和平祇有在以色列軍隊撤出一切佔領地和保證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權利的基礎上，由各有關方面共同努力方可達成；並強調巴勒斯坦問題的根本解決係建立巴勒斯坦人的獨立國家。雙方表示應協調努力以召開中東問題國際會議，作為實際達成永久和平的辦法。蘇聯強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維持統一的重要性。黎巴嫩內部問題祇有基於民族協合以和平方式改善之。

雖然蘇敘首腦會談僅屬事務性質，但由雙方派遣經濟與國防主管與會，足證會談目的在處理蘇聯提供軍經援助問題，其詳細內容自非外界所能得知。不過對於中東問題，雙方意見似乎不完全一致。儘管蘇聯一直希望過問有關問題，但在美國強大影響力下，莫斯科始終無置喙餘地。黎巴嫩內部紛爭和以色列對巴解的政策都是莫斯科無力過問或影響之處。巴解內部分裂日久和敘利亞不無干係，蘇聯固然盼望巴解統一團結，却顯然無能為力。此次會談根本不提僵持已久的兩伊戰爭，蘇聯仍舊持中立，避免得罪任何一方。敘利亞雖和蘇聯訂有友好合作條約，站在反美親蘇立場爭取莫斯科各種援助，包括大量武器和蘇聯軍事顧問的派駐；但事實顯示敘國無力對抗以色列的軍事壓力，本身和黎巴嫩等鄰近各國又有利害衝突，絕難成為蘇聯滲透中東的理想跳板，反而是一大財政負擔。蘇聯在中東地區三十多年的外交努力，其影響力仍屬有限，根本織結在於中東人民的回教信仰和馬列主義處於絕對對立；蘇敘友好還是屬於表面現象，一旦以色列和美國對中東和平作出有力貢獻，蘇敘結合恐不復存續。

## 亞洲安全體系問題

蘇共總書記戈巴喬夫於五月廿一日在接待來訪的印度總理的宴會上曾經提到：「今日亞洲和平與安全保障問題並不比歐洲小，而且在個別地區甚至更為尖銳和不健全。因此，我們在過去曾就亞洲大陸和個別地區某些安全方面提出一連串具體的重要倡議。有些倡議係來自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結盟運動的參加國家。這些建議仍是國際間迫切的要務，例如印度洋地區的非軍事化。……現在應當考慮這些建議和參考歐洲的某些措施與經驗，是否應全面的斟酌考慮亞洲安全問題及亞洲國家在這方面聯合努力的可行性？當然，方式是多種的，可採取雙邊談判和多邊協商方式，來召開全亞會議以交換意見共同尋求解決辦法。」

六月廿二日「真理報」政治評論員奧福奇尼柯夫在長篇專論中再度重申戈巴喬夫的建議，並且詳細陳述蘇聯對印度洋區、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情勢的看法和建議；蘇聯對遠東地區準備依照雙邊方式展開關於建立相互信任和安全措施的談判，例如蘇日之間的談判應當是討論海運安全問題。

從戈某的談話，報紙的專論以及莫斯科華語廣播再三重提亞洲安全問題，顯見蘇聯已逐漸加強對亞洲地區的和平宣傳。戈某承襲布里茲涅夫在七〇年代的亞安體系倡議而重提此項問題的目的不外是：(1)離間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對美國政府的信賴，特別是謀求瓦解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影響力。印度洋區非軍事化，將迫使美國撤離在該區的軍事基地，阻止東協組織進一步成為軍事集團。(2)圖謀拉攏日本，改善對日關係，從海運安全着眼進行談判，進而阻止日本擴軍計劃，妨礙美國謀使日方擔負遠東海洋防衛責任。(3)蘇聯聲明永遠不使用核武器對付那些在本國領土內沒有核武器、不購置、不生產核武的國家，謀使某些有意發展核武的國家內部發生分歧，特別是希望迫使日本繼續堅持非核原則，進而導致美國在韓、日的軍事基地和艦隊受到困擾。(4)希望透過雙邊或多邊談判、協定，建立所謂和平安全體系，瓦解各該國家對蘇聯擴張的警戒並排除美國的勢力，從而解除美國在亞洲圍堵蘇聯的威脅。

截至最近為止，除了印度、僑蒙和越高寮三國之外，其他亞洲國家的政府對蘇聯建議的反應仍然十分冷漠和沉寂；雖然有少數報紙表示附和，但因這些建議的用意昭然若揭，相信亞洲各國政府和人民不致輕易接受。